

[扶輪訪談]

丹尼斯·穆克維基



作為一名醫生，這位剛果醫生照料遭受性暴力折磨的婦女；
作為為她們而努力的鬥士，他大聲疾呼正義。
他的努力幾乎使他付出了生命，
並贏得了諾貝爾和平獎。

VIKTOR MILLER GA USA

對於強姦的恐怖，丹尼斯·穆克維基 (DENIS MUKWEGE) 已談過數百次。他曾在聯合國、歐洲議會和美國參議院作證。他無數次訪談記者和電影製作人，在醫生、政治家和外行人的活動中演講，並訓練其他醫生去做他那著名的挽救生命的婦科手術。

儘管如此，這位諾貝爾獎得主有時發現自己必須經過一番掙扎才能描述自己親眼目睹的可怕事件。去年 5 月，64 歲的穆克維基與《國際扶輪英文月刊》坐下來談他在剛果民主共和國工作數十年的經歷，他一度說不出話來。「如果你能強姦一位年齡在 80 或 90 歲之間的祖母…」說著說著，他漸漸說不出來。

穆克維基的生動描述——而且預先警告，這些事令人毛骨悚然——來自剛果前線的持續衝突，「可以說…這是二戰以來世界上傷亡最慘重的危機，」根據國際救援委員會 2008 年的一份報告。該報告估計，在 1998 年（第二次剛果戰爭開始）和 2007 年之間，有 540 萬人死於暴力。其中 200 多萬人死於 2002 年底戰爭技術性結束之後，在武裝團體和民兵繼續戰鬥期間，他們對無辜婦女和兒童犯下可怕和有預謀的性暴力行為。

1999 年，當穆克維基在他的出生地布卡武 (Bukavu，剛果東部的一個城市，與盧安達 Rwanda 接

壤) 的丘陵郊區建立潘濟 (Panzi) 醫院時，他打算專注在降低孕婦死亡率。這種幻想並沒有持續多久：他的第一個病人曾被強姦且生殖器被近距離射擊，需要進行多次手術。他很快就明白這並不是一個特例：在三個月內，他治療了 45 名被強姦、生殖器被射擊、燒傷或用刺刀切開的婦女。「一開始，我簡直不敢相信人們能對另一個人做這些事情，」他說。「這讓我很震驚。」

2010 年，一位聯合國特別代表稱剛果為「世界強姦之都」，另一項研究也證實了這一說法——該研究於 2011 年發表在《美國公共衛生雜誌》——該研究報告估計，剛果有 40 萬婦女在 2006-07 年間，12 個月內遭到強姦。在過去 20 年裡，穆克維基的潘濟醫院已經治療了 5 萬多名性暴力受害者。

加劇這種暴力的是種族緊張和為了控制埋藏在貧窮但礦產豐富的剛果東部，尚未開發的財富而進行的鬥爭。在訪談中，穆克維基特別把矛頭指向了一個罪魁禍首：鈎鉬，一種無光澤的黑色金屬礦石（從技術上講，是鈎鉬鐵礦），它是手機、筆記型電腦和其他電子產品的重要成分。

穆克維基開始在世界各地發表演講，討論他的國家的問題。2012 年 9 月，他在聯合國痛斥剛果和國際社會缺乏

「逮捕那些應對這些危害人類罪負責的人並將其繩之以法」的政治意願。幾週後，他在剛果的一次暗殺行動中倖存了下來，但保護他的安全人員卻不幸遇難。於是穆克維基和他的家人搬到比利時；2013 年 1 月，他回到布卡武，受到英雄式的歡迎。

2018 年，穆克維基與納迪亞·穆拉德 (Nadia Murad) 共同獲頒諾貝爾和平獎，納迪亞·穆拉德是一名伊拉克年輕女子，曾被 ISIS 當性奴關押，後來趁夜幕逃跑；諾貝爾委員會讚揚他們「努力阻止使用性暴力作為戰爭和武裝衝突的武器」。穆克維基將他的獎項獻給了「各國因衝突而受創傷，且每天面對暴力的婦女」。

潘濟的醫生、布卡武·滿戈紮 (Bukavu Mwangaza) 扶輪社社員約翰·彼得·穆林德瓦 (John Peter Mulindwa) 說，當他們聽到這個消息時，「病人和工作人員正在唱歌跳舞，雀躍歡呼之聲響遍全院。」「這個獎項影響了我們的日常工作。人人都受到激勵和鼓勵，宛如屬於同一個團隊。」

穆克維基在德國漢堡舉行的扶輪和平研討會上發表演講後，與資深辦事員作家戴安娜·苟伯格 (Diana Schoberg) 進行了交談。在剛果出生和長大的扶輪基金會地域獎助金職員聶拿摩·桑谷馬 (Nyenemo P. Sanguma) 也坐在一起，希望



左起：丹尼斯·穆克維基 20 年前在剛果民主共和國東部創辦了潘濟醫院；穆克維基和他的工作人員每天進行多達 20 次重建手術，以修復被叛軍和政府士兵強姦和肢解的婦女的生殖和消化系統。



擔任口譯員，後來穆克維基大方地同意用英語進行訪談，而不是用法語。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近二十年來，你一直致力於解決婦女在衝突中遭受性暴力問題。但是仍然有大規模強姦，結果仍有成千上萬的婦女和兒童陸續進入你的醫院。我們有任何理由認為情況會好轉嗎？

穆克維基：二十年前，沒有人能聽到我說的。談論性暴力，談論發生在女性身上的所有這些可怕的事情，這在當時是禁忌。今天，我以主題演講人的身分來談這一問題。這是一種進步。

我們必須明白，世界不會在一天內改變。但我可以看到，人

們開始真正談論衝突中的強姦問題，以及一般的強姦問題。因為戰爭時期發生的事情也是我們正常生活中會遭遇的事情。在德國或法國這類國家，每三天就有一名婦女被她的男友或丈夫、前男友或前夫殺害。婦女沒有身體自由，沒有她們自己的自由。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世界上有些地區的婦女開始大聲談論騷擾問題。你受到鼓勵了嗎？

穆克維基：無論我走到哪裡，我都看到婦女在為獲得被傾聽的權利而奮鬥。婦女開始把關注焦點從受害者受到的恥辱移到犯罪者。今後男人在犯下強姦罪之前會三思而行，因為他們知道女人不會保持沉默。沉

默是允許強姦犯繼續犯罪的工具。當婦女因為可能受到員警或她們自己的家庭的指責而保持沉默時，正義就難以伸張。當一個女人保持沉默時，另一個女人將成為下一個受害者。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要怎麼做才能改變現況？

穆克維基：男女之間的關係不應該是權力及征服的關係。它必須是人與人的關係，我們是平等的。我們必須儘早教育兒童——從嬰兒床開始。當你開始說這種顏色適合男孩，這種顏色適合女孩；當你拿有攻擊性的玩具給男孩玩，但拿給女孩玩的都是可愛的，你在教什麼？我們正在創造一個模式，男人必須堅強和有攻擊性、有

權力，才能成為一個男人。這一點必須改變，我們才能有一個讓孩子們感到平等，進而互相支援的世界。

我的夢想是看到一個兩性平等有可能成為普世規則的世界。目前正在發生的許多惡行只是因為男人們自己做出很多決定，而我們做出的大部分決定是為了獲得更多的權力，為了得到更多的錢，來使自己更強大。但這不是目標。我們的目標是我們如何一起做決定。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強姦怎麼變成了戰爭武器？

穆克維基：對此我們做了很多研究。在戰爭中，強姦不是性關係，而是被當作毀滅的武器。有些施暴者的做法是：用銳利物品強姦婦女；燒傷或射擊女人的生殖器——與性無關。強姦是一種恐嚇的手段。它確實是一種有效的武器，因為不僅是婦女受到創傷，還有她們的丈夫和社區。當一些男人在一夜之間強姦 100, 200, 500 名婦女時，一定是有計畫的。這是系統性的。他們計畫用它來摧毀一個社區。

我治療過 80 歲以上的婦女。我第一次治療一個 19 個月大的嬰兒時，我簡直受不了。這怎麼可能發生？當你看到那些慘無人道的事情時，你開始對人類產生懷疑。我開始去尋找答案。這是一種恐怖主義，它沒有人性。它的目的是為了毀

滅，傷害，讓別人痛苦。而當女孩子的生殖器被摧毀時，這意味著她們生孩子的能力也被摧毀。這是一種種族清洗的形式，例如在波士尼亞和蘇丹，他們就是這樣做。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你的激勵來自哪裡？

穆克維基：大多數來到我醫院的婦女，她們在身體上和精神上都被徹底摧毀。這種恐怖經歷改變了她們的一生。看到這些女性如何站起來，成為社會變革的推動者，我很驚訝。女人可以如此堅強。它促使我繼續前進。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你用「受害者」和「生存者」這兩個詞。有什麼區別？

穆克維基：那些帶著創傷來到醫院的婦女是受害者，她們覺得不會有任何改變。但是，當他們克服創傷，決定過新的生活——這種生活不僅為自己，而且致力於防止自己的遭遇發生在別人身上——她們就成為了生存者。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能舉個例子嗎？

穆克維基：我們每 6 個月會接受大約 90 名年輕女性經歷可怕的創傷，並讓他們參加一個名為「歡樂之城」的計畫，教她們技能，並在心理上支持她們。這些女孩大多數在返回村莊時成為領導人。其中一位現

在是麻醉師。她告訴我，「我經歷了可怕的痛苦，我不想看到其他女人經歷痛苦。」這太棒了。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扶輪以個人為基礎建立國際理解。這能作為其他人的榜樣嗎？

穆克維基：我喜歡扶輪的地方是它將不同文化融合在一起。當你不認識另一個人時，你會覺得他對你很危險。這很正常。當你害怕時，你可能會做壞事。扶輪的青少年交換是一件好事，因為當人們能夠跨越文化，看到別人在做什麼，他們會改變自己的觀點。我確信，如果你把來自非洲和歐洲的人們聚在一起，每個文化中都有正面的東西，每個人都可以去學習。他們可以增進相互理解，也許能一起建設一個比我們今天更好的世界。

這是可能的，但當你害怕別人的文化時，你就不會這樣做。當你認為他不像我，他和我不一樣，那麼你就不能建立任何正面的東西。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扶輪社員能做些什麼具體的事情？

穆克維基：扶輪是一個全球運動，有 100 多萬人對他們在做的事有信仰。首先，如果扶輪的 100 萬社員說剛果的鈷鉍鐵礦石戰爭必須停止，如果他們向公司施壓，向國際組織施壓，向聯合國施壓，那麼只要一年時間就能有所收穫。企業

左起：穆克維基和伊拉克人權活躍人士納迪亞·穆拉德因努力制止在戰爭中以性暴力為武器而獲得 2018 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結束後，同情在戰爭中被強姦婦女的人在挪威奧斯陸遊行；穆克維基（2015 年在哈佛大學獲得榮譽博士學位）將他的諾貝爾獎獻給了「各國因衝突而受創傷，且每天面對暴力的婦女」。



和政客怕人們說他們的壞話。這是可能的：在不強姦婦女的情況下，乾淨地獲得鈿鉬鐵礦石。問題在於，為了乾淨地得到它，這意味著我們必須有尊重環境和人的企業。但這會需要多花一點錢。所以我的手機可能要多花費 10% 或 20%，但我知道它不會傷害任何人。我有責任說，我寧願多付一點錢，也不能接受因為我必須擁有手機而殺死一個孩子。這是一種社會、道德和倫理責任。其次，2010 年，聯合國發佈了一份報告，呈現了 1993 年至 2003 年剛果民主共和國境內侵犯人權的情況。它記載，有數十萬人被殺。但報告發布後，什麼也沒有發生。如果沒有正義，人們就覺得他們有權做這些壞事。

所以扶輪必須問，為什麼我們不能取得乾淨的鈿鉬鐵礦？為什麼這一切暴行，這些危害人類罪，無法在剛果起訴？我們需要能夠去要求執行聯合國報告中 [關於賠償以及法律和安全改革] 的建議的人。扶輪可以做到。那將產生巨大的影響。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去年人們要求你去競選剛果總統。你為什麼拒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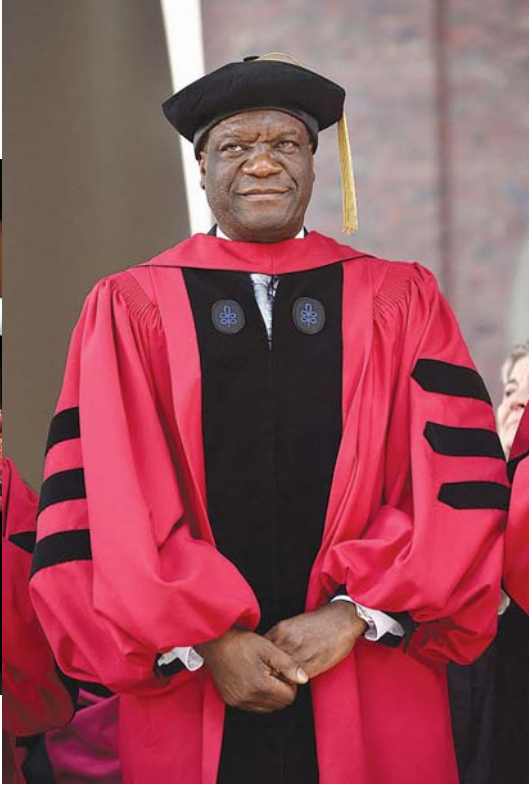
穆克維基：剛果居民有一個印象，認為人們去當領袖是因為那是致富的途徑。當人們有這種印象時，我想，我不能出來競選總統。我正在做的對我來說已經足夠了。我是個醫生；我是個老師。我不需要更多職位。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那麼如果當總統，你將無法再推動改革嗎？

穆克維基：恐怕情況不會改變。在剛果，我們需要一場道德革命。人們必須思考應該如何把社會組織起來。繼續維持同一套制度的話，什麼都不會改變。我們必須在基層下功夫。人們有權利，但他們不使用。當局或領導人應該負起責任，但他們並沒有。在一個人們不瞭解彼此應扮演什麼角色的國家，你要如何當領袖？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正義是什麼樣子？

穆克維基：正義不僅是一種壓制工具；它也是一種修復工具。正義是對抗一錯再錯的方法。它是尊重社會契約、保證



社會有其道德價值的方法。如果沒有正義，每個人都會認為就算為所欲為，也不會有任何後果。我們必須透過正義來讓人們理解，讓人們在犯下滅絕種族罪之前三思。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扶輪如何使其實現？

穆克維基：扶輪是一個基於利他主義的組織，致力於改善他人的生活。在剛果，我們應該教育人們理解一點：當你讓別人贏的時候，你就能贏。如果你只關心如何讓自己變得更好，那麼人人都會變得更糟。如果你使別人的生活過得更好，你的生活會更好。因此，我要求剛果的扶輪社員做的是教別人什麼叫利他主義。

扶輪的角色

丹尼斯·穆克維基的潘濟醫院每年平均治療 2,000 至 3,000 名性暴力受害者；它還為該區域的 40 多萬人口提供其他廣泛的保健服務。剛果民主共和國和比利時的扶輪社員正在透過扶輪基金會的一個全球獎助金專案協助潘濟醫院更有效地為患者服務，該專案為醫院提供了最先進的數位 X 光機。

「過去 10 年，醫院發展得非常快，」在潘濟的兒科和性暴力專案工作的醫生約翰·彼得·穆林德瓦 (John Peter Mulindwa) 說；他還是該專案主辦扶輪社布卡武·滿戈黎扶輪社的社員。「湧入的病患來自剛果境內幾乎所有省份和鄰國。需求變得如此龐大。」



新機器讓醫生能以電子方式查看檢查結果，並在需要時與遠方的專家共用。快速的檢查結果預計將減少等待時間，這意味著人們得到更快的治療，醫生可以看更多的病人。

該專案於 2017 年 1 月啟動，當時穆克維基在 1620 地區（比利時）贊助的扶輪基金會研討會上演講。與會的各扶輪社為此向該專案捐贈了 12 萬美元，後來又增加了從地區指定基金拿出的 4 萬美元和基金會近 10 萬美元的獎助金。該機器於 2018 年 10 月交付，在頭 8 個月為 1,500 多名患者提供服務。

「有 42 個扶輪社參與了這個大型專案，」當時擔任地區扶輪基金會主委的約翰·德·利烏 (Johan De Leeuw) 說。「我為此感到非常驕傲。」德·利烏已經與穆克維基合作執行另一個人道專案。